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迟迟心动

苏别绪

/ 著

Delay

in

heart



她一直忍受着

万年女配的嘲讽

他这个金主

却一点也不自觉

• 她想演个主角，还得到处看人脸色

• 他却轻而易举地

• 把属于她的女主角拱手送人

在他跟前，她演的一直都是

自己最不擅长的那个角色——

一 / 个 / 不 / 爱 / 他 / 的 / 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迟迟 心动

苏别绪

/ 著

Delay

in

heart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迟心动 / 苏别绪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150-2

I. ①迟…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512号

书 名 迟迟心动

作 者 苏别绪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依林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92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50-2

定 价 2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最佳女配角 · 001

第二章
不擅长的角色 · 024

第三章
我们结束吧 · 040

第四章
你可以住我那儿 · 055

第五章
做我女朋友 · 071

第六章
夺走我角色的是你 · 088

第七章
感情强求不来 · 104

第八章
心里的第一位 · 123

第九章
演戏的意义 · 141



目 录

第十章
他怎么会来 · 158

第十一章
我没有同意过 · 174

第十二章
明白得太迟 · 189

第十三章
突如其来 · 207

第十四章
再次相见 · 225

第十五章
前所未有的恐慌 · 238

第十六章
“对不起” · 255

第十七章
最佳女主角 · 275

第十八章
我爱你，没有其他可能 · 295





迟夏的脸上一直都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在偶尔掠过的镜头中，她相信，自己的表情一定堪称完美。

她能不开心吗？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整整十年，好不容易才拿到手上这个沉甸甸的奖杯。

保守估算，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她都能听见满耳的恭喜声。

最佳女配角，很不错的称号，不是吗？对她这个万年女配来说，能获此殊荣，已经是莫大的福分。

“下面宣布，获得本年度最佳女主角的是——”台上的两位开奖嘉宾插科打诨了一阵，终于揭晓了令众人瞩目的那个名字，“陆轻奚。”

开奖嘉宾话音一落，台下顿时响起如雷般的掌声，获奖的人就坐在自己身旁，迟夏的脸上当然也配合地扬起了一抹更加灿烂的笑。附近摄像机的镜头都集中在了陆轻奚的身上，陆轻奚站起身来，满脸欣喜地对着迟夏张开手臂，迟夏也赶忙站起来，真诚地给了她一个拥抱。

接着，陆轻奚便在主持人字正腔圆的解说词中从容地朝台上走去。

陆轻奚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曳地礼服，酥胸微露，美背妖娆，华丽却不烦琐的设计跟她很相配，让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生而高贵的女王。

陆轻奚走到台上，跟两位作为颁奖嘉宾的资深前辈握了握手，主持人便在另一处的主持台前含笑开口道：“轻奚已经算是咱们最佳女主角的常客了，下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天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陆渊为我们本届的影后颁发奖杯。”

随着主持人温柔的话音落地，一个男人很快便出现在舞台旁边的台

阶上。

他的身形挺拔，容貌俊逸，即使场中的大屏幕上只捕捉到他的侧脸，那硬朗的轮廓与深邃的眼神还是能让看见的人都忍不住呼吸一滞。

就算刚刚才捧走影帝奖杯的岑亚琛站在他身边，只怕在颜色与气质上也要输个几分。

迟夏坐在台下，脸上依旧带着那惯有的笑，只是心跳早在听见主持人的话时就忍不住乱了节拍。

“明天如果我拿到最佳女配，你能不能来当我的颁奖嘉宾？”迟夏还记得自己昨晚趴在他怀里问的时候鼓了多久的勇气。

但是陆渊却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就垂着眼告诉她：“恐怕不行。”恐怕不行。

她原本还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陆大总裁业务繁忙，没时间来参加这无聊的颁奖典礼。

毕竟娱乐公司仅仅是天玺集团旗下一个不太重要的分支而已。

但是事实证明她真的考虑得太不周全，就算娱乐公司再不重要，里面也有一个陆轻奚。

今晚是陆轻奚拿奖的日子，他当然会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趟。

心底的苦涩似乎已经翻腾到了喉间，迟夏却仍旧不敢牵动脸上的表情。

所以她向来都讨厌这种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镜头的晚会，一场撑下来，脸上的肌肉基本也就僵硬得差不多了。

只是作为一个半红不火的艺人，很多情况她都无法选择。

有的来就不错了。

接过陆渊手里的奖杯，陆轻奚跟他拥抱了一下，便开始在话筒前倾身说着获奖感言。

但是迟夏的目光一直都落在她身后的陆渊身上。他的领带还是清晨出门时她亲手系上的，陆渊不喜欢张扬，属于他的那一半衣柜里满满的全是暗色调。

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人，却甘愿为了陆轻奚站在这个镁光灯无数的舞台上。他对陆轻奚到底多用心，可想而知。

迟夏的心底又是一阵抽痛，视线也从陆渊的身上移开。因为她明白，无论自己对着他看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有跟他目光相触的时刻。

他的注意力早已经黏在陆轻奚身上。

最佳女主角是最后一个奖项，等陆轻奚跟陆渊相携着下台，整场晚会就在主持人的宣布下走向了尾声。而台下坐着的艺人都陆续站了起来，在工作人员的宣布下朝后台走去。

“迟夏，恭喜！”

“恭喜！”

“恭喜……”

迟夏一路上低头谢过去，走到后台，她的助理颜颜很快就迎了上来，忧心忡忡地伸手抱了她一把：“没事吧？”

迟夏笑着对她扬了扬手里的奖杯，笑着开口：“没看到我奖杯都到手了吗，还能有什么事？怎么，你不替我高兴啊？”

颜颜知道她是故意转移话题，尽管无奈，也只能叹口气，配合地对她点点头：“是啊，替你高兴，高兴死了！”

正说着，颜颜的神色就倏地一变，不用回头迟夏就知道，肯定是陆渊和陆轻奚要从旁边经过。

果然，陆轻奚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耳边：“迟夏，恭喜。”

迟夏连忙调整了下表情，扯出那抹对着镜子练了无数次的笑容，转过身去对着她道：“谢谢，我要恭喜你才是，最近两年影后的位子都被你包揽了。”

“哪里，观众错爱而已。”陆轻奚嘴里谦虚着，下巴却还是不自觉地扬了一下，才又接着道，“等下我哥要帮我庆祝一下，正好你也一起来吧？”

她口中的哥就是此刻正站在她身后的陆渊。

迟夏的心底一沉，脸上的表情却是一点儿都没变：“虽然很想去，不过我已经提前约了朋友一起庆祝，不好失约，你们玩得开心点儿。”

“这样啊……那还真是遗憾，下次再一起。”陆轻奚说着，便跟她挥挥手，拉着陆渊擦着迟夏身子过去。

“好。”迟夏应着，还一直笑容得体地看着她，等陆轻奚走过去，

目光自然而然地就与走在她后面的陆渊对上了。

陆渊皱着眉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才跟着陆轻奚的脚步快速离去。

迟夏心里一窒，但片刻间就已经想明白他不高兴的原因。

想必是因为她刚刚驳了陆轻奚的面子吧。

不过也无所谓，反正今晚过后，他估计就已经把这回事忘在了九霄云外。

等到那两个人的背影渐渐远去，颜颜才再次长叹一声：“你今晚跟朋友有约？谁啊？我怎么不知道？”

迟夏歪着脑袋想了一下，笑得露出两个酒窝：“你呀，你总不会在我好不容易捧个大奖回来的当晚丢我一个人吧？”

“好吧，今晚去我那儿，我陪你一个通宵，省得你说我不义气！”颜颜说着，也拉着她的手朝外走去。

一个通宵吗？迟夏的脚步顿了下，却很快又自嘲地弯了弯嘴角。

通宵也不错，反正即使回去，也不可能有人等着她……

到了前面，自然是已经有了一大群记者等着，不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瞄准的都是陆轻奚，迟夏在颜颜的护送下，倒还没到迈不动脚的地步。

但是身边多多少少也围了七八个记者。

“请问你拿到奖的心情是怎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看见问出这句话的记者手上的话筒还印着国内知名卫视的台标，迟夏连忙对着她的方向扬起了满脸的笑。

“当然很激动，也很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这些都是最普通的套话，说多次也不会出错。

迟夏其实算不上是个谨慎的人，但是她也希望自己能在圈子里混得安稳一点。

“那请问迟夏小姐，现在拿到这个最佳女配角奖，是不是代表你万年女配的称号得到了证实？”这次问话的记者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视频网站。

迟夏脸上的笑容僵了下，旁边另一个小记者就又紧接着开了口：“对于陆轻奚这次又当了影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于外界传闻你只配给陆轻奚当配角，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觉？”

“……”

有一个人开了头，后面这些连炮珠似的问题就毫不留情地一个接一个问了出来。

颜颜听到后面，脸顿时就拉了下来，臭着表情挡住迟夏，带着她尽力往外挤：“不好意思，现在时间已经太晚了，采访等下次好吗？借过借过……”

迟夏配合地跟着颜颜往外挤，脑海里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帮他们拟起了明天这条新闻的题目。

“万年女配迟夏终捧最佳配角奖，面色不善拒谈陆轻奚。”

相信有陆轻奚的名字在，一定能让她的新闻多出大半的点击率。

“陆轻奚走过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句，那群在她们身边围着的记者顿时朝着另一个方向蜂拥而去。

颜颜也趁着这个机会拉着迟夏快速地朝她们的保姆车走去。

但是在上车之前，迟夏还是忍不住朝着陆轻奚的方向看了一眼，昏黄的灯光下，陆轻奚的淡紫色礼服好像也映出一层荧荧的柔光，搭上那条纯白色的丝质披肩，令她美得简直不可方物。

陆渊没有在她身边，但是迟夏知道，现在他的车肯定就停在不远处，等着跟陆轻奚一起去庆祝。

“想什么呢？上车了！”颜颜又推她一把，迟夏才回过神来，弯腰坐进车里。

颜颜也跟在她身后坐进来，对着前座的司机开口：“小杨，直接送我们去我那儿。哦，在我家附近那家超市停一停，我去买点零食。”

“好嘞！”小杨应了一声，便熟悉地把车滑到了路上，原本打开透气的车窗也被他缓缓关了起来，问道，“怎么？你们俩准备熬夜庆祝迟夏得奖？”

“算你聪明，要不要跟我们一起？”颜颜刚说完，自己就又忙不迭地摇摇头，“不行不行，你一个大男人，万一被偷拍，明天娱乐头条不知道又要怎么写了。”

迟夏笑着摇摇头，随手把那奖杯扔到一边，才开口道：“你想什么呢？明天的头条可是影帝跟影后，我要是想把他们挤下去，只要一个小杨肯定不够，最起码得再加三个猛男！”

“不是吧迟夏，你这明显是在质疑我的魅力！你不觉得我自己就具备三个猛男都不具备的魅力吗？”小杨说着，还空出一只手来攥着拳头显摆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

只不过隔着椅背，迟夏和颜颜根本看不出什么来，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这么一路的笑闹。

就连迟夏都觉得，自己因为陆渊和陆轻奚而低落下来的情绪似乎真的好了很多。

到了超市，颜颜买了一大堆的零食跟啤酒，尤其是迟夏爱吃的泡椒翅尖，她一下在货架上搜罗了十几包。

有了这些吃食的陪伴，迟夏更是把之前的不愉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迟夏最喜欢的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唱歌，而因为身份，她没办法像别人那样没事就去KTV里嚎几嗓子，所以特意在颜颜这里搞了间K歌厅，没工作的时候，她们俩常常会在里面嘶吼一番。

今天因为拿奖这么大的喜事，她更是精力十足，跟着颜颜一起对着点唱机吼到后半夜，直到嗓子都哑了，才不得不放弃吼叫瘫软在沙发上。

买来的零食基本上没动，但是一箱啤酒却被她喝去了大半。

迟夏的酒量还不错，喝这么多也不过就是红了脸，而颜颜却早已经醉死在沙发上，睡得昏天暗地。沙发很软也很宽，她睡在上面应该不会觉得不舒服。

迟夏歪着脑袋鉴定完毕，就提着自己的包包想要出门，但走了没几步，她就又退了回来，把那十几包泡椒翅尖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拎着出了门。

已经到了后半夜，应该没有狗仔队会浪费睡眠时间在她女助理的楼下等着，所以迟夏也没有刻意变装，直接穿着颁奖时穿的那件小礼服。这身礼服配上她手里那一大袋翅尖，看上去还真是有些不伦不类。

不过这大半夜的，连个出租车都难打，哪里还有人有心闲看她。

迟夏在楼下倚着路灯等了很久，才终于等到一辆出租车。

她刚刚坐上去把家里的地址报出来，司机就已经认出了她：“哎，你是那谁吧？叫什么来着？就是常常给陆轻奚当情敌的那个……”

迟夏轻笑了一声，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的眼睛，开口道：“我叫迟夏。”

在那一瞬间她竟然有些开心司机说的是情敌而不是配角。

司机立刻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对对，就是迟夏，我就说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迟夏不禁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大叔，看不出来，你也喜欢看偶像剧。”

“哪能啊，还不是我那女儿，整天看着电视哭得死去活来的，上回还把你照片挂在飞镖盘上——”司机的声音到这里戛然而止，似乎终于醒悟到这个话题不适合当着当事人的面说出来。

迟夏脸上的笑却一点儿没变，面色如常地对着他开口道：“小女孩嘛，都很真性情。”

“什么真性情，都是不懂事闹的，哈哈——”司机尴尬地笑了两声，又忍不住在后面补救似的加上一句，“你人比电视里好多了，真的。”

迟夏又笑了笑，转头看向车窗外。

虽然已经到了下半夜，但是这个繁华的城市依旧是街灯亮如昼，街上也偶尔能看见有车辆疾驰而过。

这种感觉让迟夏觉得很安慰，因为这个城市起码不是只有她醒着。

因为刚开始的失言，司机先生在接下来的一路上都很沉默，迟夏也乐得清静，一路上都在看着窗外疾驰而过的夜景。

好不容易到了小区门外，迟夏下车走进去，走了一段，感觉双脚似乎已经因为那双高跟鞋累得不行。

反正这大半夜的也不会有人看见，她干脆弯腰把鞋子脱下来，拎在了手里。

如果真的有狗仔，能拍到她一手提包翘尖，一手拎着高跟鞋，还赤脚走路的画面，说不定也能在娱乐新闻版面上占一个豆腐块大的地方。

走到家门口，迟夏费力地从手提包里翻出来钥匙打开门，刚刚进去

就按开了玄关旁的电灯开关。

但是接下来她的动作就不由得有些僵硬，甚至连准备随手扔到鞋架上的高跟鞋都为此停顿在了她的手指上。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点儿回家，竟然还能看见陆渊一脸阴霾地坐在沙发上。

吃惊过后，迟夏把鞋子放到鞋架的最上层，关上房门走了进去。

陆渊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声音低沉地道：“你喝酒了。”

这是陈述句，并非反问。

迟夏迟疑了下，才犹豫地对着他开口：“我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

陆渊的脸色依旧是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我说了会过来。”

迟夏讶异地看了看他，没想到在给陆轻奚庆祝的时候，他还能记住随口同她说的一句话。

那还真是不容易。

“今晚得奖太开心，忘了你说过要来，不好意思。”这种情况下，她似乎也只能这么说。

陆渊的脸色果然更难看了些，看向她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怒火：“你跟谁约好了，竟然喝到现在！”

迟夏愣了下，下意识地不想坦白自己其实只有颜颜这一个朋友可约，她匆匆笑了下，看了一眼挂在客厅墙上的钟表：“时候不早了，我好累，去洗个澡，你先睡好不好？”

说着，迟夏把手里的包包跟翅尖都随手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转身就往卧室走去。

陆渊也在下一刻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跟在她的身后进卧室。

他们的卧室不算小，但是每次陆渊也在的时候，迟夏仿佛都能感到一种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让人无法忽视的侵略感，令她的心神都无法安宁。

她打开衣柜，从里面拿出一件睡袍，没想到接下来，她的身体就突然腾空，整个人被陆渊一把抱了起来。

“啊——”迟夏惊呼一声，这种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她不由得一把抱住了陆渊的脖子，那件睡袍也理所当然地掉在了地上。

“陆渊，怎么了？”一直到反应过来，迟夏才小心翼翼地问。

陆渊的脸上依旧没有一丝微笑，但是他却紧紧地抱着迟夏，步履沉稳地朝着浴室的方向走去：“我们一起洗。”

意识到陆渊说的“一起洗”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迟夏的脸倏地变得滚烫。

但是好在脸上被酒气熏染的红晕还没有消退，让她看上去还不至于太过狼狈。

尽管如此，迟夏还是无法克制住眼神里闪过的那一刹那的慌乱：“还是不要了吧，我很累……嗯……”

迟夏的话还没说完，陆渊就突然垂下脑袋，把她颤抖的双唇噙在了口中。

陆渊滚烫的气息顿时充斥在了迟夏的脸旁，即使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这种独属于他的标记还是让她一瞬间便失去了行为能力，只知道颤抖地窝在他的怀中。

察觉到她的乖巧，陆渊难看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只是眉头还是微微地皱着。他挪开唇低声地埋怨了一句：“全是酒味。”

迟夏虽然没有全醉，但是喝了那么多酒，意识多少也有些迷乱，听见陆渊嫌弃的声音，她的心里一颤，竟然没有克制住，脱口抗议道：“又不是我要你亲的！”

话一出口她才惊觉自己的过分，赶忙偷偷地看了陆渊一眼，果然看见他的脸色又重新变得难看起来。

要换在以前，看见陆渊这副模样，迟夏的心里肯定已经慌张得不成样子，但是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被酒精闹的，她只要一想起陆渊站在舞台上把那个金色奖杯递到陆轻奚手中的情形，就觉得自己似乎连慌张也没有必要。

反正不过是……潜与被潜的关系而已，就算说两句不合规矩的话，陆大总裁想必也不会一直放在心上。

这么想着，迟夏就彻底放松了下来，尽管陆渊已经把她放在了地上，她也懒得自己站着，反而软软地靠在他的身上，丰满的胸脯几乎快要从

礼服里挤出来，紧紧地贴住陆渊的胸膛。

陆渊虽然平时都是一副冷静自持运筹帷幄的模样，但就是对性事似乎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每次迟夏只要稍作挑逗，他就能化身为狼猛烈地扑过去，把迟夏做得一整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所以迟夏轻易不敢在这件事上主动。

就像现在，不过就是个这么简单的动作，陆渊深邃的双眸瞬间就变得幽暗了许多，伸手就把迟夏肩上那根细细的带子扯了下来。

“刺啦——”迟夏已经听见那带子跟礼服分裂的声音。

她的视线顿时慌乱地移了过去：“我的衣服！”

身为艺人，礼服这种东西最好不要穿两次，迟夏也明白，但是作为一个大家眼中的职业配角，她的礼服就算是多穿个两回似乎也没有人会给予太多的关注。

而她身上这件还是头一回穿，迟夏还准备再利用个两次才让它彻底下岗。

陆渊脸色阴暗地看了一眼她呼之欲出的柔软，声音低哑地开口：“难看，撕了正好。”

难看……吗？

迟夏的身体蓦地一僵，嘴角缓缓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嗯……撕了就撕了吧。”

她还以为上次时装展他的眼神停留在这件礼服上的时间过多是因为喜欢……

现在想想，说不定他当时想的是陆轻奚穿着它的样子。

不自量力真的是一种很不好的属性。

这样起码会让人时不时地花上一大笔冤枉钱。那些钱够买多少袋泡椒翅尖啊？！

迟夏不知道，因为喝酒的关系，自己脸上的表情并不像平时那样看起来无懈可击，反而笑得有些难看。

陆渊看着她跟平时大不相同的模样，忍不住伸手捂住她的双眼，就又低头朝着她的唇上覆去。

动作间，两个人不小心拨到了淋浴的开关，冰凉的水顿时朝着他们

兜头淋了下来。

迟夏被冰得瑟缩了下，陆渊不着痕迹地把她护在怀里，让水大多都淋在了自己的背上。

水温渐渐上升，相拥着的两个人热情也渐渐被挑了起来。陆渊纤薄的嘴唇辗转着来到迟夏的耳边，咬着她的耳尖低声询问：“明天有通告吗？”

迟夏醉眼迷蒙地想了想，便对着他摇摇头：“只有晚上……”

后面的字还没来得及说出来，陆渊就再一次迫不及待地含住了她柔嫩的舌尖，大掌也灵活地拉开她礼服上的拉链，抚上她光洁的背，把她紧紧地按向了自己。

陆渊驾轻就熟地剥下她的礼服，粗粝的指腹划过她柔嫩的肌肤，最后停留在她胸前。

迟夏果然如他所料地轻颤起来，攀住他的双臂似乎都没了力气。

“陆渊……”陆渊刚刚离开她的唇，便听见迟夏迫不及待地唤起了他的名字。

陆渊眯了下双眼，唇舌辗转着顺着她的脖颈，一直吻到胸前。

“陆渊……陆渊……”迟夏控制不住地一声接一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而这一声声的呼唤对于陆渊来说，仿佛是最佳的催情药。

陆渊飞快地褪下自己的衣物，在她迷乱的呻吟声中，一点点侵略着她的领地。

“陆渊……嗯……”迟夏在他的动作中早已经没了一点力气，只能软软地攀附着他的脖颈。

陆渊紧紧地握着她纤细的腰肢，眸中的冷静也早已半点不见，只剩下无法压抑的欲念。

迟夏原本以为自己只要承受一次就能解脱，但没想到，陆渊在浴室中把她啃了个彻底还不算完，简单冲洗之后，便把她抱回床上，不顾她虚弱的抗议，再一次重重地压了上来。

迟夏气喘吁吁地趴在他的怀里，尽管已经困倦得不行，还是忍不住迷迷糊糊地埋怨了一句：“你是机器人吗？都不会累的……”

陆渊的脸上果然还是没有一丝疲态，听见迟夏的话，他的眼神闪了

闪，硬生生地把目光从她布满了吻痕的胸前移开，揽住她的手臂却忍不住越来越紧，说道：“以后不要随便跟人出去鬼混，我讨厌酒味。”

迟夏原本已经混沌的意识顿时被他不耐烦的语气赶跑，眼皮也跟着颤抖了下，缓缓地张开，对上陆渊冰冷的眼神。

即使两人才刚刚缠绵过，他还是能以这么冷静的目光看着她。

迟夏用力掐着自己的手心，强迫自己从刚刚慵懒又幸福的错觉中清醒，嘴角的笑也再一次扬了起来：“好吧，既然是陆大总裁的要求，我当然不敢违逆。”

听见她的话，陆渊的眼神似乎变得更加可怕，他紧紧地握住迟夏的手腕，声音压抑地道：“那如果我不是陆渊呢？是不是就没有资格这么要求你？”

不是陆渊？

迟夏愣怔了下，心跳又忍不住快了几分。

如果他不是陆渊，如果他们之间没有那个叫陆轻奚的……他是不是还会对她这么冷漠？

迟夏低笑了一声，摇摇头：“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你不是陆渊，我不是迟夏，我们又怎么会遇见呢？”

陆渊紧紧地盯着她，冷笑着道：“是啊，如果我不是陆渊，当初你怎么可能上我的床？”

迟夏的心脏因为他无情的话又忍不住狠狠地战栗了下，只是她还来不及多想，陆渊就已经一把推开她，从床上站了起来。

迟夏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或许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为了钱，为了前途，才能让她保留一点点的自尊。

原本已经困乏到极点的脑子这会儿倒是十分清明，她想睡都睡不着。迟夏背对着他躺在床上，却清清楚楚地听见他拉开衣柜，换好衣服，连洗漱都没有便摔门走了出去。

迟夏紧紧地抓着被子，指尖都用力到微微地泛白，但是嘴角还是像刚才一样上扬着自嘲道：“你个傻瓜，还有什么好难过的……不是早该习惯了吗？”